

廢墟與靈光： 鍾文音「母病三部曲」 ——《捨不得不見妳》、《別送》、 《訣離記》探析

陳韻如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生

中文摘要

鍾文音著作甚豐，小說短篇、長篇兼有之。2016 年初，其母突然中風倒下，自此，習慣遠遊的她回到母親身邊，開啟長照歲月。鍾母於 2023 年病逝，鍾文音自言這七年時光完成「母病三部曲」——散文《捨不得不見妳》、小說《別送》及札記《訣離記》。三書書寫策略各異，以有形的病體，運用不同形式，不斷挖掘與反思生命及情感本質，頗有佛家白骨觀的本領。以不淨寫淨、求淨，讓三書不同於其他照護書寫、疾病書寫或親情家族書寫。雖鍾文音本擅長寫情愛情感，擅長男女浮世繪，但透過「母病」主題使此特色更彰顯，亦有自療的味道。與其說是度母救母，更像是自度。就像作家自言，過去雖寫死亡，但從未認真正視，或未如此深刻。以長照、送行主題來看，在老病死中也看見自己的衰老，學習正視無畏生命必然，是難得之處，也是現代高齡子女要面對的課題。一般超度過程，為亡者誦唸《阿彌陀經》時引見的是金沙布地七彩繽紛的景象，鍾文音則鋪展愛

染苦難的圖景。修行在人間。有過深愛，才能無礙。「廢墟」是窩居之地，是母親病體，卻也在無常的考驗中獲得「靈光」，從佛身到人生。從「捨不得」、「別送」到「訣離」，是照顧日子的推進，心境上的調適及自度，形式上的變化，亦值得細究。

關鍵詞：母親書寫、疾病書寫、悼亡、宗教意識

Finding Aura in the Ruins: An analysis of Wen-Yin Chung's Mother's Illness Trilogy

Chen, Yun-Ju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Wen-Yin Chung is a prolific writer whose works traverse various genres, from prose, short stories, novella to novel. In 2016, Chung's mother suffered a stroke and had become ill ever since. Chung, who used to be a frequent traveler, was forced to return and embarked on a years-long journey as caretaker till her mother passed away in 2023. This paper explores caregiving, illness narrative and religious consciousness in Wen-yin Chung's "Mother's Illness Trilogy". The trilogy includes the collection of essays *I Can't Bear not to See You*, the novel *Farewell*, and the memoir *Miss Mother Forever*, all of which were written during the time the author took care of her sick mother. In the trilogy, Chung ruminates the truth about life and human affections to address her mother's illness by employing different writing strategies. Death is not a topic Chung never touched upon before, but she never scrutinized it with such profound respect. Writing the trilogy serves as an act of therapeutic self-care. The author learned about aging

and mortality by exploring such critical issues as long-term care and end of life, especially for middle-aged children with elderly parents nowadays. On the other hand, religious consciousness in the trilogy distinguishes itself from other existing narratives of caregiving, illness and kinship. I argue that the way the author tackles her mother's death resembles the practice of "white skeleton meditation" in Buddhism. In the Buddhist funeral service, the recitation of *Infinite Life Sutra* (*Sukhāvāṭīvyūha Sūtra*) often invokes a colorful scene with a golden pond in the transition of life, but surprisingly, Chung envisions ruins of suffering and pain. She creates ruins that symbolize the author's dwelling and the mother's sick body. She sees both darkness and aura in the ruins. The trilogy chronicles the unbearable weight of death, the mourning of the dead, and how the author seeks inner peace as days go by. Transcendence and revelation only comes with unconditional love.

Key words: Writings on motherhood, illness narrative, mourning, religious consciousness

廢墟與靈光： 鍾文音「母病三部曲」—— 《捨不得不見妳》、《別送》、 《訣離記》探析

一、前言

鍾文音，1966年生。雲林縣二崙鄉人，淡江大學大眾傳播系畢。著作甚豐，小說短篇、長篇兼有之，如《一天兩個人》（1998）（2012再版）、《在河左岸》（2003）及「台灣島嶼百年物語三部曲」——《豔歌行》（2006）、《短歌行》（2010）、《傷歌行》（2011），散文有《寫給你的日記》（1999）、《昨日重現——物件和影像的家族史》（2001）、《少女老樣子》（2008）等。2021年台灣文學獎，鍾文音《別送》（2021）獲金典年度大獎，更於近日獲得第十屆聯合報文學大獎。評審認為，《別送》書寫了一場鉅製的送別，越送越遠，越送越醒，越抽離越陷溺、越陷溺也更抽離¹。正是著眼於此書在「陷落」與「醒覺」間的擺盪拉扯，而其背景，係

¹ 決審評審蔣亞妮寫道：「這本長篇小說《別送》，書寫了一場鉅製的送別，一場關於女子如何送別母親、送別愛情、送別某種生活形態的旅程。旅程從小島房間，一路來到西藏高原、天葬高台與千年古寺之前。這是一場41萬字的送別，行囊不只是故人與故去，更揣懷著作者稠密纏繞的文字質地和情感。越送越遠，越送越醒，種種出發與抵達的執著，看似被在路上——放下，就像所有的感情都是從送別，變成一句『別送』。卻又不是真的放下。鍾文音像是以這部長篇小說與某種她文學創作的母題告別，母題如母體，那些過往被附加在文學上的女身、女兒書寫，在《別送》裡變形幻化成各種佛經故事、人間愛欲，越抽離越陷溺、越陷溺也更抽離。佛經裡，娑婆世界本就『人欲橫流』，鍾文音的看破，是陷落；文學

來自「母病」。鍾文音今年初於社群平台寫下：「未想，七年時光竟織就了（母病三部曲）——散文《捨不得不見妳》、小說《別送》、札記《訣離記》。」² 2016年初，鍾母突然中風倒下，自此，習慣遠遊的她，回到母親身邊，開啟「長照元年」³。散文《捨不得不見妳》（2017）寫自己照顧母親的生活細節與心情，《別送》則以長篇鉅製刻繪一名單身中年女子在紅塵情愛間的遭遇與考驗，一為男女情纏，一為母病照護。小說甚至寫母親離世後的種種，作者表示，這是一本預言之書，希望母親照她書本的結局離開世界，所有幸福救贖都會發生⁴。即便此書為小說，部分情節乃鍾文音在其散文作品中反覆言說的生命經驗。而《訣離記》（2023），則確確是母後心情札記，如其所言：「閉關百日，手札碎片成書，僅以此作為我永恆的（哀感謝）。」⁵

在前人研究中，以鍾文音作品為主題者，其切入點以「旅行書寫」為多，或以「城市書寫」為研究主題者，另則有「女性書寫」及「家族書寫」。隨作家生命經驗之折變，晚近論文才出現「中年書寫」或「老者關懷」等探析面向，然尚不及討論《別送》與《訣離記》二書。研究鍾文音者，雖亦見「母親」議題⁶，但上述諸論即便提及鍾文音作品中的母女關係，亦較少關注其文字在母女互動、疾病、

的光芒，得從深沉的暗中顯。」蔣亞妮，〈2021 台灣文學獎金典獎得獎評語〉，（來源：<https://www.openbook.org.tw/article/p-65170>，2023年6月11日）。

² 鍾文音，鍾文音臉書，「2023年3月28日《訣離記》相關貼文」，（來源：<https://www.facebook.com/photo/?fbid=10210400729850622&set=a.2191519003554>，2023年6月11日）。

³ 鍾文音在長篇小說《別送》中多次使用「摩鐵元年」、「長照元年」等詞為生命狀態劃定年份。雖言：「母親中風前一年，開始進入所謂的摩鐵元年。母親不是愛情客體，不然她應該稱這段時間為長照元年，可惜她只為愛情命名。」鍾文音，《別送》（台北：麥田，2021年），頁147。

⁴ 王寶兒，〈《別送》獲金典獎年度大獎 鍾文音：獎項獻母親〉，（來源：<https://tw.news.yahoo.com/別送-獲金典獎年度大獎-鍾文音-獎項獻母親-082519610.html>，2023年6月11日）。

⁵ 同註2。

⁶ 「旅行書寫」角度，較早如廖瑋琳，〈漂泊與釘根：論鍾文音的旅行與家族書寫〉（嘉義：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5年）、林宛青，〈從混沌到豐饒——論鍾文音文本中的女性主體〉（台中：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5年）；「城市」視角則如張茵婷，〈女居城市的私寓與私慾——論鍾文音90年代以降的城市書寫〉（台南：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1年）及姚珮苓，〈逃離與追尋——論鍾文音的城市書寫〉（台中：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碩士論文，2011年）等。晚近則如林雅慧，〈郭強生、鍾文音散文中的單身中年書寫〉（台北：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碩士論文，2019年）或李欣倫，〈老問題、老樣子、老地方——郭強生與鍾文音散文中的老者關懷〉，《興大中文學報》第48期（2020年12月）等。「母親」議題則如陳盈宏，〈鍾文音母女書寫之研究〉（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碩士論文，2012年）。

死亡與宗教間的關聯。然如王德威在《別送》序中言：「鍾文音早已寫盡世間女子的七情六慾。《別送》卻是她第一次傾全力從宗教角度看待此一話題。」⁷不只《別送》，在《捨不得不見妳》及《訣離記》中，皆可見鍾文音寫情寫佛。

或有涉及其宗教意識，亦多僅論及其旅行書寫⁸，陳紫華〈鍾文音作品中自我追尋與重構研究〉（2014）關注鍾文音《山城的微笑——不浪漫的旅程》（2004）及《廢墟裡的靈光——重返印度的佛陀時代》（2004）二書，以專章討論作家旅遊書寫中呈現的宗教思想，認為作家在旅行中對宗教及相關議題極為關注，認為鍾文音以佛教的救贖理念思考人生儀式的存在價值，而其書寫儀式亦是對自我心靈的救贖。但僅就《山城》及《廢墟》二書析論，作家仍在遠遊的路上，未回返至這長照歲月的小小空間中。因此，雖書寫策略各異，然同屬「母病」主題的《捨》、《別》、《訣》三書⁹，在特殊時空環境中展現什麼樣的意識與特色，確有析究之必要。

老、病、死及照護等議題，在台灣當代文壇實不鮮見。以照護書寫而言，郭強生《何不認真來悲傷》（2015）、龍應台《天長地久：給美君的信》（2018）及張曼娟《我輩中人》（2018）等皆屬此範疇。其中，郭強生在《何不》後，又有《我將前往的遠方》（2017）；張曼娟於《我輩》後，則有《以我之名》（2020）與《自成一派》（2023）。然觀郭、張二人書寫，前者透過昔日場景及舊物等，試圖理解父親，也思考老之將至，因此，被視為「人生私散文三部曲」的《何不》、《我將》及《來不及美好》（2018），《我將》實較著眼於自我對老後的想像，《來不及》則是自身對時代的追想。事件與物件，應可說是郭強生此系列的書寫策略與特色。而張曼娟，《我輩》、《以我》及《自成》三書，則被視為是「中年書寫」，作者在《我輩》序文中即明言是「寫給中年人的情書」¹⁰，在獨力照護的日子中如何安頓身心，懂得愛自己，尤其是在家庭、在社會都承受不少責任壓力的中年人，才

⁷ 王德威，〈塵埃落而不定——鍾文音《別送》〉，收於鍾文音，《別送》（台北：麥田，2021年），頁7。

⁸ 如黃恩慈，〈女子有行——論施叔青、鍾文音女遊書寫中的旅行結構〉（台南：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碩士論文，2007年）及陳紫華，〈鍾文音作品中自我追尋與重構研究〉（台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4年）。

⁹ 本文研究之「母病三部曲」引用自：鍾文音，《捨不得不見妳》（台北：大田，2017年）；鍾文音，《別送》（台北：麥田，2021年）；鍾文音，《訣離記》（台北：大田，2023年）。以下內文與註腳提及，除必要情況外，皆簡稱為《捨》、《別》、《訣》並標明頁數。

¹⁰ 張曼娟，《我輩中人》（台北：天下文化，2018年），頁12。

是作者的目標。與鍾文音在長照空間、毀敗肉身的細加描繪，以不淨寫淨、求淨，風格迥異。

李欣倫發現，鍾文音豐富的行旅經驗在長照生活中有所轉化：

面對癱瘓的母親，鍾文音創造的新空間，藉由並置潔與不潔、看護與作家、私領域和公共視野等符碼，挑戰一般人對禮貌社交和身體可敬性之邊界，更在充滿老病死氣味的醫院，藉由異質空間的疊加，創造出行旅天下的視野。¹¹

然而此處更可思考的是，這個新空間的細節與意涵，病榻、病體、母體、自身以至於心體，如何在母病時光中完成一場辯證與勾連。

作為「母病三部曲」，《捨》、《別》、《訣》三書的書寫策略各異，即便札記亦可歸屬散文之下。那麼，長篇小說《別送》是否適合並列討論¹²？王德威在《別送》序如是提醒：「《別送》部分情節似乎來自鍾文音個人經驗，但小說不是自傳，讀者無須對號入座。」¹³雖然，吾人亦須注意，被作者視為自己「出生證明」¹⁴的小說創作《一天兩個人》，於2012年大田再版的專訪中，她表示：

以前是以一個旁觀的寫作者審視自己與這個世界的關係，讀《一天兩個人》我的手中好像有一台照相機在觀看著裡面的角色，後來我的創作是把自已融入，我願意去揭開自己的血肉，與悲同悲；在《一天兩個人》的寫法是作者與小說主角有所距離，唯恐揭露自己太多似的。¹⁵

¹¹ 李欣倫，〈老問題、老樣子、老地方——郭強生與鍾文音散文中的老者關懷〉，《興大中文學報》第48期（2020年12月），頁157。

¹² 若以張愛玲為例，研究其母女書寫者，莫不引其小說如《金鎖記》、《半生緣》、《傾城之戀》或《小團圓》等之母女關係，對照、呼應其真實的人生。如許閔淳，〈變易之外——論張愛玲《雷峰塔》、《易經》、《小團圓》中的「母女」關係〉（台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8年）論小說中的母女關係，亦以理論看張愛玲與父母的關係。或如平路《袒露的心》（2017），介於散文與小說間的家族書寫，作者自言對於人稱的使用亦幾度更動，是考量該以什麼距離來觀看及訴說自己這充滿隱情的人生。平路，〈前言〉，《袒露的心》（台北：時報，2017年），頁7。故《別送》能否與其「母病書」之散文與札記並置討論，實無庸置疑。

¹³ 王德威，〈塵埃落而不定——鍾文音《別送》〉，《別》，頁6。

¹⁴ 鍾文音，〈自序〉，《一天兩個人》（台北：大田，2012年），頁2。

¹⁵ 鍾文音，〈專訪〉，《一天兩個人》（台北：大田，2012年），頁267。

步入中年，審視出道作品，小說家不斷出現「年輕時」如何之語，回望審視作者與小說的關係，認為自己在寫法上有所轉變。願意揭露自我、揭開血肉，正是鍾文音其後小說常見真實生活經驗樣貌的原因。且在《在河左岸》後記中，鍾文音亦明言自己對散文及小說的態度：

我並在《昨日重現》後記提到：「散文未必實，小說未必虛。」所以在日後的寫作文本上我仍然會是小說和散文交替，小說裡有著大量非故事的喃喃情調，散文則反而有一些對話的結構，兩者關係常越界。為此很多人都忘記或不知道我在寫小說。¹⁶

小說自然不該視為作家自傳，亦毋須如索隱派紅學般深信且費心考掘小說下之「本事」。但《別送》中屢屢出現於鍾文音散文中的場景與事件，也是不可忽視的書寫特色。再者，本文將主題結構與範疇設定於「母病」三書，探討這三書展現的空間特質與心靈思維，如何穿梭於「有愛」與「無礙」、「染汙」與「無染」間，如何由病榻與母病完成一趟引渡，自渡、渡母，是以文類將無妨於此主題之分析。

「廢墟」與「靈光」，原是鍾文音的印度行旅書名，在該書〈序曲：古國印度的碎片碎影〉中如是描述：

在印度，常覺空間的亮度灰暗，即便是在上好餐廳吃飯，電力也是來來停停。……關於印度的種種之於一個旅人就是關於新奇的種種就是關於不幸的種種，也是關於折磨的種種也是關於不習慣的種種。¹⁷

鍾文音以此開展旅程所見所思，「灰暗」作為印度生活空間、社會制度、經濟條件及旅行感受的定調。然作者卻也在此篇最末寫道：

當我黃昏再度徘徊恆河，相同的美麗小孩眼熟見我，再次跑來兜售放河燭燈。點燃後流放於河，靜坐一晌，覺得一股安靜。靈魂之光再次捨亮

¹⁶ 鍾文音，〈後記〉，《在河左岸》（台北：大田，2003年），頁293。

¹⁷ 鍾文音，《廢墟裡的靈光——重返印度的佛陀時代》（新北：地球書房，2004年），頁3。

眼前。宛如行經無憂樹下，一陣風拂，綠葉含笑，無憂無憂。心安靜了，一切就了體會。將碎光碎影，殘身殘心，皆放水流。¹⁸

其視印度為一本生死書¹⁹，這趟佛國朝聖路，繁盛佛陀古國今日的荒涼在心靜中終得捻亮靈光，廢敗與光亮、殘碎與圓滿、聖與俗、生與死，並置本是鍾文音常見的思維與書寫處理。然而，豈只印度行旅才能得此思考？若說異域能使人眼界開闊、思想深沉，日常空間難道就無其學問？本文挪用「廢墟」與「靈光」二詞，正是著眼於作家在母病的時空中如何開出文學之花與生命之華，故其後將以「廢墟」與「靈光」分節，析述二者所指涉之意；此外，也有意突顯鍾文音擺盪於神性與俗色間的書寫特色，在《廢墟裡的靈光》似導覽又似旅記的書中亦得見，其後進入長照現場，過往諸般薰染之法慧，更因試煉而得連結或展現。本文除蒐整討論前行研究，爬櫛鍾文音生命經驗與作品，並針對《捨不得不見妳》、《別送》及《訣離記》三書細加析述，亦將援引心理學、宗教及空間等理論強化論點。

二、生命廢墟

空間，人類對環境的感知，作為理解與探索世界的重要概念，是物理的，也是抽象的。空間是人類意識的居所以及家屋的母性特質，在空間理論中已廣為人知²⁰；但鍾文音「母病三部曲」探討的不是家屋帶來溫暖、私密的母性特質，相反地，是揭掀屋裡病母的秘隱，目的何在？展現何種意義？正是此節所要探討的。

羅馬尼亞宗教史學家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認為，「身體」、「房子」及「宇宙」的對應關係，很早就已呈現於宗教中，後並被廣泛應用²¹。宇宙、屋宇是空

¹⁸ 同註 17，頁 13。

¹⁹ 鍾文音，〈自序二〉，同註 17，頁 X。

²⁰ 加斯東·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著，龔卓軍、王靜慧譯，《空間詩學》（台北：張老師文化，2005 年），頁 69。畢恆達，〈序：家的想像與性別差異〉，同此註，頁 14。

²¹ 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著，楊素娥譯，《聖與俗：宗教的本質》（新北：桂冠，2000 年），頁 212-213。

間，身體亦為空間，身體的神聖性是神學理論中重要的課題。而在鍾文音的「母病三書」中，對於屋與體的描述極其細膩，小自子宮，大至居所，空間縮放間實則貫連了心靈、哲思與生命經驗。

並且，這個空間的幽暗灰敗，一如病母的軀體，「廢墟」及「肉身帝國」等詞，反覆出現在鍾文音筆下；即便「廢墟」在地景書寫中已是常見之形容、描述甚至研究²²，但鍾文音為何以「廢墟」與「帝國」相對應，如何書寫？呈現何種思維？其「廢墟」又涵括哪些意義？皆是此節所欲探討的。

（一）暗室空間

關於房間的描述，已不是第一次出現在鍾文音筆下，如《暗室微光》（2012）一書，即以書房開篇，談寫作、談閱讀經驗。鍾文音對寫作空間的要求是幽暗書房，不需齊整無染。「幽暗」，似乎已是鍾文音書寫生命經驗的主色，尤其是家族故事。《捨不得不見妳》中，以〈父女同種〉開篇，寫那間曾有父親身影的老房子，長形屋不只像棺材，抵達房子最末端的途中也飽含母親的言語暴力。這棟老房子是陰暗的，因著那些言語、因著父母的衝突，卻也有父逝後母親不願離去的封存時光。而書中也寫自己出生之處，一間百年老厝，以及在老厝經歷的喪禮。衰老的屋，作家如此形容：「我總是感覺屋子的空蕩裡有某種雜沓莫名歡愉或悲傷在釋放。」²³老邁灰暗的屋、疲憊的童年，已是鍾文音筆下常見的敘述，這灰暗空間，還見於那陪父母農耕、跑批發市場的發財車內，或以沒有窗戶的房間來形容棺木，而為購父親入殮飾物而前往的黃金閃閃的銀樓、繽紛彩繪的紙屋、房地產的住家廣告，對比真實生活中晦暗的家，明亮的空間顯得虛幻遙遠。

母親驟然倒下後，急診室、加護病房、一個人的河邊居所，鍾文音細膩描述那些惶惶不安的心情及空間感受。只有「數字與曲線，金屬與儀器，管線與氣味」，

²² 如馬華作家鄧觀傑寫《廢墟的故事》（2021），小說場景位於台北城市邊陸地帶的頂樓加蓋；宋澤萊的《廢墟台灣》（1995）則是對台灣環汙汙、核能風險及政治問題等造成的「廢墟化」、「廢墟症候群」的憂心預言。亦有林幸誼以〈廢墟美學與政治：威廉·華茲華斯與約翰·拉斯金〉（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暨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年）為題，以廢墟作為建構論述的主要場域。

²³ 鍾文音，〈平原的母親〉，《捨》，頁58。

「彷彿沒有溫度」²⁴的醫療空間，以及害怕一個人而刻意繞去速食餐店「吸了飽滿的人聲」²⁵才敢回的家。昏迷時靈識恍若進入飄蕩過渡的「中陰」²⁶狀態，不也是一種灰暗模糊？而後的漫漫復健路，使復健室在作家筆下成了人體實驗室般的存在，母親則像是外太空來的人，被錯置在不屬於自己的空間。病苦的國度，醫院中那沒有陽光的「陽光室」，遂成為人間最荒涼的所在²⁷。長期看護中心裡行經成排的老者身邊，鍾文音以「彷彿經過神遺忘之地，或者該說是人間遺忘之地」²⁸描述此地。遺棄、衰老，終於從過往家族故事、老屋老時光中，成為更具體卻也更感傷的意義。而那老屋，母親再也無緣回去：

我拐入巷子時，正午時光，沒遇到任何一個鄰居或者母親的熟人。樓梯很暗很暗，灰色的牆上四處印著藍色搬家公司和修水電馬桶及外籍新娘的電話號碼，等我找到燈的開關，才發現燈也壞了。爬上樓梯，一步一步地往上爬，爬向無光的所在。²⁹

沒有母親的房子，成了「無光的所在」，日子也髣髴就此停滯。而當接母親回家，展開居家照護生活，書房成為母親的新病房，這個收容病體的空間，母女二人命運交織的空間，在鍾文音筆下如何呈顯？過去蝸居的洞穴，過去屬於黑夜的自己，加以來自異鄉的看護，磨合的過程，其以「我們仨關在一間房子」³⁰描述，更以「失語」形容彼此：「這空間有三個失語者。一個是身體的失語者，一個是異鄉的失語者，一個是精神的失語者。」³¹指的是母親的疾病使其難以言說，甚至連肢體表意都困難；而自異域來此的看護，語言溝通上亦多所滯礙；精神的失語者則是鍾文音自己，母親倒下對她的打擊，照護工作的辛勞及疲憊心情，使

²⁴ 鍾文音，〈不要太愛一個人〉，《捨》，頁 125。

²⁵ 同註 24，頁 124。

²⁶ 《西藏生死書》中指出，「中陰」是一個情境的「完成」和另一個情境「開始」之間的過渡或間隔，這種狀態有如意識「拋開」身體的「懸空」。張宏實，〈認識中陰聞教救度大法〉，《圖解西藏生死書：認識《中陰聞教救度大法》》（台北：橡樹林文化出版，2005 年），頁 48。

²⁷ 同註 24，頁 151。

²⁸ 鍾文音，〈當一個作家變看護〉，《捨》，頁 197。

²⁹ 鍾文音，〈母親不在的房子〉，《捨》，頁 298。

³⁰ 同註 28，頁 202。

³¹ 鍾文音，〈我與母親的摩斯密碼〉，《捨》，頁 219。

她在母癱伊始難以言說或書寫此事。精神、身體、城鄉，同處「失語」狀態，在小與大、實與虛間，作為病房的家屋同時涵攝三者，使得空間更顯沉重困窘。母病期間，鍾文音修正穿著，頻繁逛百貨，是為討母親開心，也突顯出病房或如今生活的沉寂與失色。失色、失語、廢墟與異地，這些詞語與心情終成旅途，帶母親上高原，因而有了《別送》一書。

《別送》中，以「離開之謎」、「抵達之謎」及「留下之謎」分章，並分為「受難經」、「愛染³²經」、「神經」、「七夢³³經」、「遊步³⁴經」、「鬻髓經」、「度亡經」及「心經」七節，多挪用佛教語彙或概念。故事以送別母親為主軸，等待離開的病體，與這租居的窩穴互為呼應，更顯猖狂。

臨時為母親租的窩出現蟲類已久。以為臨時，卻住了上千個日子，住到牆壁油漆剝落，面河窗的牆長出霉斑，所有的燈泡都壞滅。等待死神來到前猶如蛇褪皮的前夕，眼翳灰白，脆弱得必須找藏身之所，她替母親找到臨河穴居，開始過著山頂洞人近乎不見天日的生活。漫長的臨時居所，……島嶼成圍城，世界變籠子。³⁵

灰撲撲的色調，是病苦的煎熬，也是照護者的心境與生活。「所有皆壞滅」，正是生命之喻。世界縮小為一張病床、一間病所；然而，一張病床、纏綿臥榻，兩種解讀，患病者誰？無人不病，紅塵肉身，「無人不冤，有情皆孽」³⁶或許不只是小說情節。因此，小說中的病床，是母病之床，也是男女情慾著生之床。病房與摩鐵，交疊出現：

³² 佛家將因對各種事物之貪愛而引起執著染汙之心，稱為「愛染」。為煩惱之異名。所謂「染」，是對世間諸種事物執著心之總稱。未標作者，佛光山·佛學文庫·佛光大辭典，〈名相：愛染〉，（來源：https://www.fgs.org.tw/fgs_book/fgs_drser.aspx，2023年10月30日）。

³³ 佛教有《阿難七夢經》，佛陀弟子阿難做了七個內容奇異的惡夢，內容實是預言佛教未來的困境。漢文大藏經，〈阿難七夢經〉，（來源：https://tripitaka.cbeta.org/ko/T14n0494_001，2023年10月30日）。

³⁴ 佛經或佛名中可見「遊步」一語，以《無量壽經》而言，「遊步」有教化、感應之意。未標作者，華藏淨宗弘化網·無量壽經選講，悟道法師主講，「2020年11月19日講演稿」，（來源：<https://edu.hwadzan.com/play/WD02/13/1/338062/tw%202023>，2023年10月30日）。

³⁵ 鍾文音，《別》，頁37。

³⁶ 語出陳世驥寄金庸書函，見於《天龍八部》附錄。陳世驥，〈附錄：陳世驥先生書函〉，收於金庸，《天龍八部》（台北：遠流，2023年），頁2234。

在摩鐵黑暗微光的靜室裡安放著巨大的按摩椅，如擱淺在慾海沙灘等待被解剖的巨型鯊魚，準備咬住她的皮椅也像是一艘過大的船艙。她躺著看著蟬的瞳孔浮現自己的臉，她想起母親躺在電動床，灰翳的眼神卻無法映照自己的臉。母親去過摩鐵嗎？³⁷

翻雲覆雨後的女主角在黑暗空間中想到的是生命的灰暗，同樣荒靜的空間，是真實生活的描寫，也是人生本質。床是起點，是過程，也是終站。早在《暗室微光》中，鍾文音已寫道：

一生有一半在床。有些女作家是繞著床寫色寫欲。當致命的沮喪突如其來襲，那床有時候是一種解放的意味。……死亡與慾望纏繞不休的愛情際遇。日子在黑暗中，盡其所能地狂暴。³⁸

愛與死、困厄與解放的辯證絞繞，如斯顯影於《別送》中。比起《捨不得不見妳》，小說以其張力及長篇鉅製完成這場漫漫旅程，床上床外，房裡房外。晦暗空間不僅如此，陰道、子宮也是書中屢屢提及的，當飽含慾望、象徵生息的甬道成冷宮，作者以此對應親情連結及人世輪迴的思考。而不見天日的生活，不只居家照護之所，作者亦寫川流車站地下道的盲人按摩，沒有光的所在，茫與盲，為全書的尋索定調。

帶著母親骨灰遠行西藏，朝聖之地卻充滿悼亡的氣息。灰暗空間在《別送》中縮放變形，是骨灰罈，也是佛城氛圍。荒涼的童年與長照歲月，以挫骨揚灰之姿上高原等待重生，望塵埃落定。

《訣離記》作為真切遭遇母逝之書，雖開篇言〈天總算亮了〉，全書仍充滿悲傷氣味。暗室空間更多的是心情上的比喻，母親永遠入住無窗之處。母女永別的悲傷，與看護道別的失落，在此書中屢屢出現。過去被認為是「困住」我們仨的空間，如今因母逝，三人組合告終，卻以「解體」比喻。一個人又回到一個人，尚未習慣空蕩的空間。

³⁷ 同註 35，頁 148。

³⁸ 鍾文音，《暗室微光》（台北：大田，2012 年），頁 58。

天為何一下子就暗下來了
連我養的貓都哭瞎了眼睛
遠方戰爭揚起火焰般的灰塵
像是為妳舉行的人間哀傷儀式
天空飄著如此多的生靈，塗炭³⁹

書中到處可見這樣的情緒，即便鍾文音亦以「悲劇裡看見希望」⁴⁰來形容此陰暗空間，然而纏繞牽扯的情感顯而易見。死亡終於抵達，母逝的悲慟與不捨，從書中反覆喊著「媽媽」、「母親」，諸多比喻如「天暗下來」、「貓哭瞎」、普天同哀、遍體鱗傷等語，以及不斷憶起母在時之舊事，皆得推知。

（二）肉身頹圯

肉身的毀敗腐朽是不可逆的，在疾病的催化下更是如此。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視疾病為生命的黑暗面，她認為：

每個降臨世間的人都擁有雙重公民身份，其一屬於健康王國，另一則屬於疾病王國。儘管我們都只樂於使用健康王國的護照，但或遲或早，至少會有那麼一段時間，每個人都被迫承認自己也是另一王國的公民。⁴¹

上述這段文字，確實突顯疾病對身心的壓迫與煎熬。近年，疾病書寫及其研究不少，如馮品佳主編之《文學、視覺文化與醫學》(2020)書中，即以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指出疾病對於行動的影響、健康的偏離或病態，進一步論及疾病書寫涵括的樣態，如醫病關係、病痛、疾病的隱喻、失能以及病人與照護者的互

³⁹ 鍾文音，〈陪在不是我的路上〉，《訣》，頁315。

⁴⁰ 鍾文音在《訣離記》中雖顯見悲傷，但書末仍出現「悲劇裡看見希望」之語，並言這是「和解與希望，救贖與召喚，讓母親復活，藉著書寫。」意即在這段長照時日及最終的送別，雖然充滿晦暗，卻也是和解與救贖，並以書寫銘刻母親形象。鍾文音，〈母病三部曲之圓滿篇〉，《訣》，頁348。

⁴¹ 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著，程巍譯，《疾病的隱喻》(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8年)，頁5。

動等⁴²。新冠大疫後，國立臺灣文學館推出「寫字療疾——臺灣文學中的疾與療」特展，以及《寫字療疾——臺灣文學中的疾病與療癒》（2023）一書，以傳染病、精神疾病及長照等主題劃分章節，使疾病書寫的多元樣貌更得展現⁴³。其中，身心、情感、關係及倫理等皆是重要元素。

長年出現在鍾文音筆下的母親，在散文中，往往著眼於個性、母親遭遇、母女互動與對她造成的影響；雖亦有病痛描述，如《中途情書》（2005）中提及突然倒下的母親是以病體讓她學習如何熱切活著，如《美麗的苦痛》（2004）中提及母親在伴侶過世後得了神經性疼痛，那暗夜哭聲與疼痛叫聲長時纏繞在鍾文音的腦海耳畔，卻都不如「母病三部曲」中來得深刻。談《捨不得不見妳》一書時，作家坦言：

很震撼於母親病後、最後給我的樣子，當生命走到毀滅竟是如此。因此，我母親一直是我人生的示現，提早看到老年的孤，打開那個界線後，對很多事情有不同的看法。⁴⁴

看到他人病後的樣子，生起驚詫或無常之感，實屬常情；而對長期緊密相處的照護者來說，於血緣、於眼前，必然更震撼。母親於鍾文音而言，是虎媽，是母后，是天可汗，是強悍暴烈的帝國；而當空間頹圯，肉體異變，作家當如何排遣、又如何書寫？

《捨不得不見妳》全書由母親產女的畫面揭幕，差點要了命是母親對這個囡仔的評價。「要命」成為多重的隱喻，母女心命相連，相愛相殺的衝突⁴⁵，母親進加護病房的危急時刻，以及力護母命的心，在書中一一浮現。命與體，作者極力

⁴² 馮品佳、蔡振興，〈緒論〉，收於馮品佳主編，《文學、視覺文化與醫學：醫療人文研究論文集》（台北：書林，2020年），頁11。

⁴³ 李欣倫主編，《寫字療疾——臺灣文學中的疾病與療癒》（台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23年）。

⁴⁴ 轉引自蔣亞妮，〈如果文學，不是終極之路——鍾文音〉，（來源：<https://www.unitas.me/archives/24631>，2023年6月14日）。

⁴⁵ 鍾文音於此書中提到一直以來母親的暴力語言，脾氣上來時會連罵幾個小時，甚至丟她的畫。長年的遷移遠遊，鍾文音認為雖可能是受父親個性影響，卻也說是母親使她想遠離逃逸。但每回離別時母親久久不移開眼的凝視，以及想知道女兒情事，卻一反平日銳利言語問得遲疑，以免傷女兒心，也是鍾文音印象深刻的畫面。鍾文音，《捨》，頁23、28、111、248。

描述這座肉身帝國如何傾頹。母親倒下，作者描述，母親成貓、成蠶、成巨大的嬰兒、如漂浮的碎片、如懸浮物、是壞掉的娃娃；甚至透過詞語的對比，展現更具體的意象：「她從大山變成平原，從 1 變成一，從一躺成低於海平面。」⁴⁶鍾文音不只寫母親，亦提及幫父親換導尿管的經驗，於她而言，那是見證男性肉身的殘敗，君父邦城的瓦解⁴⁷。然而面對身兼父職的母親，個性強悍、語言尖銳，當其倒下，那種崩塌感更勝個性沉默的父親離世。火性的母親，因病而失能、失語、禁足，身為貼身照護者，鍾文音仔細檢視一切的改變。急診室裡昏迷的母親，衣褲滲出的尿騷味；鼻腔內插進細軟管從此如象鼻財神；插滿針管的手；無法站立的病人秤重方式；簽署同意被約束書後將手綁起……。對於母親容貌體態的變化，鍾文音細膩描寫那種軟塌感以及消滅的求生意志。擔憂之餘，亦是色身危脆的震撼。

肉身的頹圯，是母后、也是帝國的崩解，作家細細回想，才發覺：母親的肉身王國，從夫歿、女兒遠行起，實已荒涼。書中描寫母親一直以來的蒼老疲憊，回想母親的滯留與封存，如母親後來不再特意製衣、身體不再被丈量，實是她不再編織夢想。當囿於疾病的舌頭不再能完整言說，卻把每個人都叫成女兒的名字，作家在這樣的觀察中，思考母對女、女對母的情感。因而，從〈父女同種〉開篇，最後卻發覺實為「母女同種且同根」。同種同根，展現在對自我容貌的檢視中，展現在母女互動中；而〈平原的母親〉一文，更從母體擴及母土，傾頹的豈只母體色身？百年老屋、家族及童年，皆蒼老荒涼。

母親的失語，書中著墨甚多，過去無數銳利的語言暴力，如今只能乾噤。母親失去牙齒、失去視力、無法吞嚥，只能躺著如一具標本。而病體若能移動，則是在醫療院所間流轉，係反映照護現場的殘酷真相。

⁴⁶ 鍾文音，〈序幕〉，《捨》，頁 9。

⁴⁷ 鍾文音，〈父女同種〉，《捨》，頁 25。鍾文音以「君父城邦」寫父親，以「帝國」寫母親，正是為突顯母親一直以來的強勢形象，因此幼時的鍾文音對父親總是充滿同情。在國家演進史中，城邦源於部落或村莊的集聚，也被視為帝國形成前的政體階段，以「城邦」及「帝國」恰恰顯現其眼中的父母形象是男弱女強。雖然，《捨不得不見妳》一書中曾言「父死路途遠」（同此註，頁 28）；在《訣離記》中則言「父死路遠，母死路斷」，對於父親與母親的情感顯見差異，也因此鍾文音作品中常見母親身影。鍾文音，〈一個人跟一個人〉，《訣》，頁 216。

《別送》以長篇小說之姿放大了上述議題，在保險員的解說下，身體名稱繁複如微型宇宙，每個部位都有點數、都可計價，卻也因此拆解零碎。而這即將崩毀的色身，五部曲是失能、失語、失明、失序、失智，最後是失溫與失聰⁴⁸。這些失去，怵目驚心：「年輕時密道封閉，晚年食道封閉，接著尿道失守。鼻胃管或胃造口與尿管成了身體的管線大人，牢牢捆住人的身體自由。」⁴⁹從年輕到生命盡頭，身體的封閉、不得自由，其實也是生命真實樣貌。而究竟網縛自我的是什麼？正是本書的大哉問。比起封閉、倒塌頹圯，《別送》更常出現的詞語是「萎縮」。

摩鐵元年帶來各式各樣的萎縮。母親臥床的手腳縮為剪刀手，愈怕母親痛就愈不敢幫母親按摩，日久萎縮。……荷包萎縮，感情萎縮，性愛萎縮，身體萎縮，筋脈萎縮。有時她還自嘲年紀離停經還很多年就連日久無用的子宮也萎縮了。日久無用，關鍵詞。或者日久過用，兩端都萎縮塌縮。⁵⁰

以上文字可以看出，萎縮的不只生病的母親，也是女兒自己。肉身的無用或過分使用，都帶來了傷害。這是照護母病之書，也是病病⁵¹、知病之書。作家擅長由單一詞彙串連拓展出多種概念，膨脹性愛後的皺縮、病體的萎老、情感世界的荒涼，甚至經濟的窘迫，全貫以「萎縮」，小說因而以其「可畏的想像力」擺盪於「人之將死」及「欲仙欲死」中⁵²。愛生而病生，正是小說的核心思考，如何放下？在與代號「蟬」的男人愛欲糾纏，蟬、纏、禪三位一體，這段情感欲望最終以男人猝逝告終，早在「摩鐵元年」，小說家已預告著「高原元年」即將到

⁴⁸ 鍾文音，《別》，頁 68。

⁴⁹ 同註 48，頁 58。

⁵⁰ 同註 48，頁 154-155。

⁵¹ 《老子》中有「夫唯病病，是以不病」之語，所謂「病病」是指能「視小知為真知」為毛病。見吳怡，《新譯老子解義》（台北：三民，2010年），頁 434。此處則是以「病病」一語來強調作者能「病於所病」，也就是知道自己所陷溺處，但能在此陷溺處透過不斷翻攪、鋪陳，試圖達到整理、廓清之效。

⁵² 王德威在鍾文音《別送》書序中言：「從病房到摩鐵，從人之將死到欲仙欲死，……病厄與情欲難分難捨，她讓文字成為另外一種祕戲圖，陰森幽麗，卻也觸目心驚。」王德威，〈塵埃落而不定——鍾文音《別送》〉，收於鍾文音，《別》，頁 9。在王德威新作《可畏的想像力——當代小說 31 家》（台北：麥田，2023年）中亦收錄此篇書序。

來。在肉體病老的描繪外，與體膚相關的一切都成為其筆下元素。書中兩地雙線，是高原也是平原，是母親也是女兒自己，看似雙線實為一體。因此，關於身體的記憶，如母女去推拿的時光，是體膚的緊密，也是母女的親密交流。

預送的旅程，在《訣離記》中成為悲傷的真實。肉身、母體、母土再次緊密牽繫：

穿過異旅異地般的傷口
土地，膿與血，腥屎腐
菌躲成瘡，餵養岌岌肉身
枯骨如乾涸的落葉，七年踩空
的靈魂，即將放手，彼此都要
放，那焦慮過刺心過痛楚過震撼
過的一切，還報捨報
給天給地，給母土⁵³

七年的照顧來到終點，長照七年，肉身與靈魂皆成空。膿瘡屎尿腥腐是生活日常，《訣離記》以札記形式，如詩如文寫母後心情，肉身終究消散，親人心魂亦在訣別中如被擊潰打散。書中挫骨揚灰的不只肉身、心緒，亦是支離的書寫形式。「母」與「土」的連結，一方面是由母體開展出的具體空間概念，包含家屋與我城；一方面也深入抽象的意識空間，包含母女互動曾難解之結，也包含自身的救贖。

三、心境靈光

何謂「靈光」？佛家指「眾生本具之佛性，清淨無染，靈照而放光明。」⁵⁴ 鍾文音的「母病三部曲」，在此階段，如何寫女體、母體、病體、病榻與房，前已細述；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三本書中，皆大量出現佛教用語。雖則策略不同，

⁵³ 鍾文音，〈虎媽與貓女兒〉，《訣》，頁 11。

⁵⁴ 未標作者，佛光山·佛學文庫·佛光大辭典，〈名相：靈光〉，（來源：https://www.fgs.org.tw/fgs_book/fgs_drser.aspx，2023 年 10 月 30 日）。

卻值得分析：同在母病照護時光，在軀體與房的實體空間中，如何展現心性此一虛化存在。疾病與照護，充滿藥物或穢物氣味的空間，作者如何書寫、如何轉化，並游移於染汙與無染間。

如前所述，鍾文音作品中較早明顯涉及宗教議題者，為《山城的微笑》及《廢墟裡的靈光》二書，以旅遊書的形式呈現。長篇小說部分，較見此元素的為《想你到大海：百年前未完成的懸念，來到了雨水的盡頭》（2018）、《別送》（2021）及《命中注定誰是你：甲木薩與雲遊僧傳奇》（2022）。《想你到大海》寫傳道者馬偕與淡水的因緣，以淡水老旅店繼承者米妮及傳道者之妻張聰明兩個不同時間點的女性串起島嶼的故事。雖見宗教思考，卻更著墨於故鄉中的異鄉人及台灣島嶼族群歷史。且寫《想你到大海》時，作家雖已肩負照護母病重任，作者卻在書序中表示：

我且刪掉了母親住院馬偕的種種過程，因為這是我的下一本長篇小說《帶你上高原》書寫的起源，一個女孩為了母親的送終之旅，抵達高原的種種際遇與變化。⁵⁵

《帶你上高原》即其後出版的《別送》，作者有意識地刪減劃分，也使得「母病三部曲」之書寫特色更為明顯。

鍾文音與佛教的因緣，曾言自小好佛，讀佛經、佛學，加以中國文學中無處不在的佛理禪學，使其深受吸引。並提及，年輕時行旅印度與尼泊爾，是受星雲大師著作《釋迦牟尼佛傳》與《十大弟子傳》指引⁵⁶。旅程使她「再次面對自己多年荒蕪的覺性」⁵⁷，回國中因緣際會遇見自己的生命上師，亦曾上高原當過隨團講師。若上網搜尋，至今仍可讀到鍾文音 2012 至 2013 年間的學佛筆記，內容勤懇細膩，談上師、談西藏、談生活、談行旅體悟、談覺知。2013 年《我虧欠我

⁵⁵ 鍾文音，〈後記〉，《想你到大海》（台北：大田，2018 年），頁 500。

⁵⁶ 鍾文音，〈命中注定遇見佛〉，《文訊》第 450 期（2023 年 4 月）「星雲大師懷念特輯」。本文參考《人間福報》2023 年 5 月 3 日之轉載，（來源：<https://www.merit-times.com/NewsPage.aspx?unid=840855>，2023 年 6 月 14 日）。

⁵⁷ 鍾文音，〈尋找上師之路〉，（來源：<https://www.merit-times.com/NewsPage.aspx?unid=27311>，2023 年 6 月 14 日）。

所愛的人甚多》書序中，更言要當「佛的好孩子」：「人在生死曠野中，有個偉大的種子，名為菩提心，寫作的原初，請讓我以我之名來榮耀妳。」⁵⁸覺知、覺性、佛緣、佛理，雖早已是鍾文音生命經驗，但在「母病三部曲」中，因母病為媒介而更加顯影。故此，此節針對「母病三部曲」中所浮顯之宗教意識與思維特色進行析述。

（一）病愛一體

母病歲月，萬般捨不得或當捨則捨的練習，或許不只鍾文音，在同質書寫中皆可見相似的思考，「兩難」本是人生課題。然而，鍾文音卻直指核心，《別送》中明白點出的「因癡生愛，因愛生病」，在較早的《捨不得不見妳》中，是以「病愛一體」為篇名。書中憶及親人的離世，生離死別已不是人生頭一遭，甚至親眼看見父親在眼前斷氣，但為何這次最為恐懼？

作者在自問中追索答案，一方面認為自己過去可能從來沒有好好面對至親亡逝之傷，一方面也發覺與自身年齡有關，老去，老母親、老女兒，老年課題在「母病三部曲」中相當深刻。甚至，《捨不得不見妳》後，另有一本以中高齡人物百景為主題的小說《溝：故事未了，黃昏已來》（2020），必然與當時的生命處境有關。「雖知悉生老病死隨時虎視眈眈著，但人總有逃避之心，因此其實我從來沒有正視過身體病老之景，母親的示現，是我今生最大的一門功課。」⁵⁹作家選擇正視這個議題，母后成末代哀帝、白頭宮女，肉身帝國崩塌，但在毀敗的肉體間她看見美麗，因而言：「原來老人的身體可以這麼美，幫母親洗澡，解除了我對老年身體的恐懼。」⁶⁰

充滿屎尿氣味的日子，學習看護技能的日子，作者領悟的是肉身的繁複之謎。母親成了老小孩，照護的過程，腦中浮顯的影像卻是小女孩的自己。在老病中看見純淨、初生，並在文字間重組零碎破敗的軀體、千瘡百孔的母女情感，因而得出結

⁵⁸ 鍾文音，〈生死曠野的不滅種子〉，《我虧欠我所愛的人甚多》（台北：木馬，2013年），頁265。

⁵⁹ 鍾文音，〈序幕〉，《捨》，頁11。

⁶⁰ 鍾文音，〈當一個作家變看護〉，《捨》，頁200。

論：母親是抵達的一切，女兒是母親的繼承者。所謂「病愛一體」，是在母親倒下後的恍然大悟，原來母親在哪兒，家就在哪兒，這個面海的照護空間，使得母女得以看向同一片海，母女生命在此重新交會，這片海洋，來自羊水，也來自眼前之景，也指靈魂獲得救贖得以面向遼闊。在這空間裡，作家說：「真切地懺憶著一切，經歷層層隧道，挖掘清洗，它指涉的是未來，通過檢視的種種歷程。」⁶¹

鍾文音想像母親曾經的旅程，並實際重返。是滯留或啟程？在《別送》中，更深入探問。病與愛毗鄰，作者問道：「人為何如此執著？」這個問題，化為代號「蟬」的男人，化為名為「塵埃落定」的旅館，化為一趟高原之旅。觀看天葬儀式，在剝離的色身中，去除過深的執念；在畫天梯中，思考是客途或永恆之鄉。並且，病與愛，在《別送》中更是全書核心，母親之病、自我之病，透過愛欲癡纏呈現。誠如王德威所評：「《別送》裡雜染的徵候是愛。愛是對無常諸法所引起的貪戀與執著，是眾生諸苦的根源。」⁶²因愛而病，病體是真實的，心靈之病更是恆長。故言：「眾生若病，同一病。」⁶³書中的「阿空病僧」，總要他人在他名字後加上「病僧」二字，是為時刻自我提醒無常，減少我慢。病僧與女子在高原的愛情，在臨逝前彷彿與蟬男人形影合一，作者以此角色及似有若無的情緣，辯證愛與空、性與死。最終，彷彿女子自己也成為無常院的病僧。輪迴之路未止，小說似是未結局，未如佛經的「若離於愛，何憂何怖？」高原之途是生命步履的校正，而生命旅程仍持續。

《訣離記》中，則寫有「整個娑婆世界都微縮成一間愛的閉關之所」及「整間母親病愛之屋都是女兒的無常演練場」⁶⁴之句，病到盡頭，終得告別這處哀與愛之所，愛卻永恆。札記中，作家詳列「虎媽世代」及「貓女兒世代」的身分折變，最終結束於「被貓女兒授記的見佛人」及「等待和虎媽淨土重逢的老貓女兒」⁶⁵。病愛空間，使作家正視彼此關係，世代身分的羅列不也是家族歷史的梳理。封閉的空間，愛卻鮮明，是母女之愛，也是愛佛好佛。故此，鍾文音言：

⁶¹ 同註 60，頁 307。

⁶² 王德威，〈塵埃落而不定——鍾文音《別送》〉，收於鍾文音，《別》，頁 10。

⁶³ 鍾文音，《別》，頁 663。

⁶⁴ 鍾文音，〈天總算亮了〉，《訣》，頁 9。

⁶⁵ 鍾文音，〈陪在不是我的路上〉，《訣》，頁 277-278。

母親這間房間已成了我的自我聖地
此時此地此情此景我把這房間看作是
閉關所的小神壇，通過日日清醒餵食除穢
母親，也像是在淨化自己⁶⁶

從救贖到淨化，從失語者到多語者，甚至，母親中風後嘴角的不聽使喚，在鍾文音筆下成了像彌勒佛般的獨特微笑與神聖祕語。至此，病愛一體的意識，在病體、肉體間，在母女、男女情愛間，更顯現了作家自度⁶⁷的途徑。張淑麗分析以疾病主題的自傳小說《癲癇》時，提及非專業照護者在照護過程中可能於關懷倫理與關懷負擔間面臨兩難或失衡：「面對需要長期照護的失能者，照護者卡在關懷他者與關照自我的兩難中，時而怨天，時而尤人，情緒上特別緊繃。」⁶⁸然而，吾人亦可思考，阿德勒（Alfred Adler）心理學所提家庭結構對個體自身社會心理地位的影響，亦認為人有自主追求創造的動能⁶⁹。照護母病、肩負重任的女兒，鍾文音卻由掙扎惶惑逐漸展現視照護母親為榮耀、病愛一體之堅心。以心理學面向研究鍾文音作品者，多留意其作品中展現的母女關係、童年種下之情結以及她的自療口吻⁷⁰；而在母病三書中，頻頻出現的「救母」、「救贖」語彙，竟使「療疾」一事在於母體也在於己心，恰恰印證了阿德勒學派對於人格動力與人性自主的樂觀。

⁶⁶ 同註 65，頁 297。

⁶⁷ 「自度」在佛家中是指「二乘」（佛法修習法道，首為「大乘」，次為「二乘」）的修行途徑「自調自度」，自調，指自我調伏；自度，即自求解脫。透過智慧才能尋得自度。未標作者，佛光山·佛學文庫·佛光大辭典，〈名相：自調自度〉，（來源：https://www.fgs.org.tw/fgs_book/fgs_drser.aspx，2023 年 10 月 30 日）。

⁶⁸ 張淑麗，〈神經質美感、照護倫理與大衛畢的《癲癇》〉，收於馮品佳主編，《文學、視覺文化與醫學：醫療人文研究論文集》（台北：書林，2020 年），頁 24、41。

⁶⁹ 阿德勒個體心理學的主張之一是，個體在家庭中的出生次序與家庭氛圍影響其生活風格，並認為創造性自我是人格塑造中有意識的主動力量。參見林崇德、楊志良、黃希庭主編，《心理學大辭典（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年），頁 1。

⁷⁰ 如劉曉恬，〈當代台灣女性作家鍾文音、郝譽翔的成長記事——以阿德勒個體心理學分析文本中自療過程〉（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學論文，2019 年）。

(二) 中陰渡口

「母病三書」中屢見佛教詞語，神佛名號是為救母、度母，神佛也是作家的思維與觀照。如《捨不得不見妳》中詰問：何以人間多苦痛？神是否遺忘人間？而人是否又總在苦痛時才想起神、才召喚神？又以「歷經天人似的色相五衰」⁷¹寫母親病後的形貌變化。《別送》則是將小說的主架構建立在一趟度亡旅程，在離開、抵達與留下間辯問。受難與愛染，織就人生之難。而《訣離記》中，因母喪而多寫佛事，作家更是頻亟呼喊佛號。

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三書中頻頻出現的「中陰」一詞。除了是意識拋離身體展現的懸空狀態，更進一步說，它可以是時間的間隔、空間的間隔，也可以是內心所生意識間的間隔⁷²。《捨不得不見妳》中，寫母親昏迷時的狀態，寫母親甦醒後不同於以往的眼神，她寫道：「妳提早進入那裡偷聞香氣，不料卻被我們喚醒。中陰，在幽冥兩界的靈識，文字難以捕捉的狀態。」⁷³

在《別送》中，中陰是母親徘徊於生死時的旅途，卻也存在於日常間，睡眠與夢境，捨與不捨的朦朧間。中陰渡口不僅是生死關卡，亦是凡人日常，在這段話中可看出作家的想法：

朋友聽了連續喔喔幾聲，彷彿她說的是神鬼之事，不關人間。中陰就是肉體死亡，靈魂開始輪迴，但尚未投生的過程，靈魂在中陰轉運站的月台孤獨無依，就像一個人要抵擋整個宇宙龐大的神鬼戰士的夾殺嘶吼震嚇。……這些都不是真的懸崖峭壁，是心的折射恐懼，因此愚癡無明者會掉入幻影，不論任何境界現前，都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善女子。⁷⁴

「善女子」固然是佛經用語，但此處言善女子而不言母親，正呼應前所述的此書的雙線並進，高原與平原、母親與女兒，救母、也是自救，度母、也是自度。

⁷¹ 鍾文音，〈不要太愛一個人〉，《捨》，頁129。

⁷² 張宏實，〈認識中陰聞教救度大法〉，《圖解西藏生死書：認識《中陰聞教救度大法》》（台北：橡樹林文化出版，2005年），頁48。

⁷³ 同註71，頁152。

⁷⁴ 鍾文音，《別》，頁272。

飄盪的魂魄需要被救度，而中陰狀態的靈魂記憶此生種種，彷彿也化為作者書中所寫關於母親、關於家族、關於名為蟬的男人、關於阿空病僧、關於自己等林林總總。任何境界現前，都不要怕，不也是生活的指南？心的無懼才是「投生」關鍵，因此書末看到另一個入大殿跪懺的顛倒女人來到時，主角說像是看到另一個自己：「自我才是地獄，鬼影已淨空。」⁷⁵

《訣離記》中，中陰再現，作家想著，母親進入中陰狀態，中陰具神通，記憶加乘，願是「她將記起女兒對她的好，愛她護她的每個時時刻刻」⁷⁶。《別送》中那個揣想中陰身有神通的母親回來護她、幫她帶走「蟬」男人的女子，在《訣離記》中則更盼望是母親記起女兒對她的好，那麼，中陰至此不再只是佛教語彙或神識狀態，更是活者永懷亡者、安居現世的渴盼，以愛為名，以愛相繫，跨越生死渡口。罪與愛，消贖或存續，都需靠自己親力親為。這不僅呼應了《別送》裡作家對於佛法被庸俗化、神通化的思考，也是母病、母逝時光的思考，法需在生活中實踐。母體、病體、母病之所、母病心情，或可借用佛家「境界」一詞，是客觀世界所接觸的⁷⁷，或成障礙妄念，但亦可指修行程度與境地，正是這種雙重性，在黑夜與天亮間的過渡，走入，才有走過的機會。

四、結語

如何悼亡，鍾文音在《暗室微光》中言：

悼亡是人類自有書寫以來就存在的命題，一生都無可逃脫的旋律，纏繞在生者的聽膜，心總是無時無刻被回憶鉤痛得血肉模糊。然而這類悼亡之書難寫，因為寫不好就成了催人熱淚的濫情式，或是不痛不癢的溫情之書。甚者，悼亡之書還成了控訴命運的腔調，此是最讓我感到閱讀痛苦的一種悼亡書寫。⁷⁸

⁷⁵ 同註 74，頁 681。

⁷⁶ 鍾文音，〈陪在不是我的路上〉，《訣》，頁 340。

⁷⁷ 未標作者，華藏淨宗弘化網·淨土大經科註，〈第一五七集〉，（來源：<https://edu.hwadzan.com/djplay/1/13/323923>，2023 年 10 月 30 日）。

⁷⁸ 鍾文音，〈要活下去得迴避記憶的勾招〉，《暗室微光》（台北：大田，2012 年），頁 322。

情之所鍾，正在我輩，面對人之遠逝，發為呼喊慟哭，自是常情。鍾文音的作品中，總是不脫對死亡的敘述、感受與思考，無論是家族親友，或所居之地。然而死亡在她筆下，從來不是聲嘶力竭抑或怨天長歎。那個《想你到大海》小說中自在穿梭於墓地的導覽者米妮，也是《美麗的苦痛》（2004）生活札記裡的鍾文音。墳塚處處，對作家來說，是以「追墓人」與「追憶人」的姿態，在死亡外相的黃土枯骨間，索檢埋藏的血緣記憶與深長情感⁷⁹。因此，她說：

在青灰木然的青塚裡，我們尋找死亡所帶來的顏色，聞著記憶所飄來的氣味。破壞、收集、記憶、再現，在記憶呼喚中往往會丈量出背後的情感深度與沉澱出各種生存姿態。⁸⁰

死亡誠然令人感傷，但在鍾文音筆下更多的是與生存、與記憶的連結，甚至視書寫為「寫死屍」，寫記憶、情感等的死屍，是「悼亡之書」⁸¹。作家透過書寫，記錄母親病體、病逝，甚至在《別送》中想像一段母後之旅。其以書寫送走母親，卻也以書寫讓母親復活。過去，母親的形象拆解在鍾文音許多作品中，而在「母病三書」中，母親的形象重新回到她自身，重新完整，作家並重新檢視母女的關係。年輕時的逃避，終於在母親倒下後學習釐清與正視。

「母病三書」中，「廢墟」是窩居之地，是母親病體，卻也在無常的考驗中獲得「靈光」，從佛身到人生。作家並未執著於宗教，正如她在專訪中說：

「佛」這個字，本意是覺者，發展到後來，我們往往使之變得太宗教化，因此而遮蔽掉許多東西。宗教化，徒然使人事物發生區隔，使「你」、「我」對立化，而這恰與佛教本意互相悖反——若有邊界，就不是佛了。⁸²

⁷⁹ 鍾文音，〈從此岸到彼岸〉，《美麗的苦痛》（台北：大田，2004年），頁208。

⁸⁰ 同註79，頁210。

⁸¹ 鍾文音，〈威尼斯之死〉，同註79，頁224。

⁸² 轉引自劉曉頤，〈鍾文音：為了慈悲，寧可犧牲藝術性〉，（來源：<https://ljmnews.org/archives/918>，2023年6月14日）。

我們在她的作品中，可讀到這種不過分拘執的特色。一如鍾文音認為，自己的作品始終注解著人世情愛、失去與彌合⁸³。「母病三部曲」中，這些特色持續存在，卻在病痛照護中歷經肢解再重新拼組。病而後生，在疾病書寫中已是常見的思維，但在親人照護中，鍾文音以或散文、或小說、或札記的方式，以病連結母女性命血脈，這場病是母親的，也是自己的。《別送》中寫道：「最深的證悟，必得隱藏在最大的煩惱與最深的苦痛中。」⁸⁴而其實在更早的學佛筆記中，鍾文音已說道：

沒有愛過的人，怎知愛別離之苦。避隱山林者，如何知滾滾紅塵中人之煩惱苦痛？佛法如果都在名相打轉而無法融入生活，或者只求個人修行，那是無益於當今眾生的。所以說來也不是幻境有錯，而是我們應該利用這人間假境來修真心一如。⁸⁵

紅塵修行，或許正是何以鍾文音作品中總飽含情愁愛欲，人間才是真正的修煉場。《捨不得不見妳》及《訣離記》將母病歲月的心境仔細記下，而《別送》則用情用力至深，以長篇鉅製發為神與人、病與欲、生與死之大問。關於母親、母病、母逝，鍾文音曾在《別送》專訪中提及創作歷程與書名想法：

「別送」，不要再送了，也有點像在跟我寫「媽媽」這個母題告別，當然，所有母親的書寫都是文學資產，不是我個人的母親。母親這個議題，在我生命裡太久了，以後處理女性，可能也不會再處理這個龐大的原型，就算寫也是別人的故事了，這次像是一個總結。⁸⁶

「送別」與「別送」，書名的迴環，是事件，也是心境。預言「送別」，最終「訣離」，字句中仍滿溢著「捨不得」。感傷中，仍有理性的「別送」，作為鍾文

⁸³ 鍾文音，〈自序〉，《我虧欠我所愛的人甚多》（台北：木馬，2013年），頁4。

⁸⁴ 鍾文音，《別》，頁684。

⁸⁵ 鍾文音，〈心開蔓荼羅（三）：愛別離苦〉，（來源：http://chungwenyin.blogspot.com/2012/02/blog-post_19.html#more，2023年6月19日）。

⁸⁶ 轉引自蔣亞妮，〈如果文學，不是終極之路——鍾文音〉，（來源：<https://www.unitas.me/archives/24631>，2023年6月14日）。

音自身的提醒，從母體到母題，從母體到自性，作家在書寫中建構平衡，也追尋平衡。《捨不得》的初入照護，《別送》的漫漫，《訣離記》的瑣碎，除可臆想：初逢母逝，只有辦法以這樣的形式書寫⁸⁷；也像是提醒你我，無常永遠都讓人措手不及。母病三書，與其說是度母救母，更像是自度。在這次「總結」、走過母殤後，鍾文音會再有怎樣的書寫風貌，亦值得期待。

⁸⁷ 鍾文音於《訣離記》開頭即言母喪之慟難寫，但書寫略可療慟。見鍾文音，〈母病三部曲之圓滿篇〉，《訣》，頁 351；又於書末提及：「這本札記，是在母親亡後的喘息縫隙與淚水模糊中寫就的碎片碎語。」鍾文音，〈天總算亮了〉，《訣》，頁 8。且綜觀鍾文音書作，除早期《裝著心的行李》（台北：玉山社，2000 年）採濃烈圖畫與簡約文字對比策略，及《我虧欠我所愛的人甚多》（台北：木馬，2013 年）作為譯柯林·馬嘉露（Colleen McCullough）《刺鳥》後的再創作，以短句和影像展現（且仍有多篇散文），其餘未見如《訣》一書之形式。

參考書目

一、專書

- 王德威，《可畏的想像力——當代小說 31 家》（台北：麥田，2023 年）。
- 加斯東·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著，龔卓軍、王靜慧譯，《空間詩學》（台北：張老師文化，2005 年）。
- 平路，《袒露的心》（台北：時報，2017 年）。
- 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著，楊素娥譯，《聖與俗：宗教的本質》（新北：桂冠，2000 年）。
- 吳怡，《新譯老子解義》（台北：三民，2010 年）。
- 李欣倫主編，《寫字療疾——臺灣文學中的疾病與療癒》（台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23 年）。
- 林崇德、楊志良、黃希庭主編，《心理學大辭典（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年）。
- 金庸，《天龍八部》（台北：遠流，2023 年）。
- 張宏實，《圖解西藏生死書：認識《中陰聞教救度大法》》（台北：橡樹林文化出版，2005 年）。
- 張曼娟，《我輩中人》（台北：天下文化，2018 年）。
- 馮品佳主編，《文學、視覺文化與醫學：醫療人文研究論文集》（台北：書林，2020 年）。
- 鍾文音，《裝著心的行李》（台北：玉山社，2000 年）。
- 鍾文音，《在河左岸》（台北：大田，2003 年）。
- 鍾文音，《美麗的苦痛》（台北：大田，2004 年）。
- 鍾文音，《暗室微光》（台北：大田，2012 年）。
- 鍾文音，《廢墟裡的靈光——重返印度的佛陀時代》（新北：地球書房，2004 年）。
- 鍾文音，《一天兩個人》（台北：大田，2012 年）。
- 鍾文音，《我虧欠我所愛的人甚多》（台北：木馬，2013 年）。

鍾文音，《捨不得不見妳》（台北：大田，2017年）。

鍾文音，《想你到大海》（台北：大田，2018年）。

鍾文音，《別送》（台北：麥田，2021年）。

鍾文音，《訣離記》（台北：大田，2023年）。

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著，程巍譯，《疾病的隱喻》（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8年）。

二、論文

（一）期刊論文：

李欣倫，〈老問題、老樣子、老地方——郭強生與鍾文音散文中的老者關懷〉，《興大中文學報》第48期（2020年12月），頁129-160。

（二）學位論文：

林宛青，〈從混沌到豐饒——論鍾文音文本中的女性主體〉（台中：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5年）。

林幸誼，〈廢墟美學與政治：威廉·華茲華斯與約翰·拉斯金〉（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暨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年）。

林雅慧，〈郭強生、鍾文音散文中的單身中年書寫〉（台北：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碩士論文，2019年）。

姚珮苓，〈逃離與追尋——論鍾文音的城市書寫〉（台中：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碩士論文，2011年）。

張茵婷，〈女居城市的私寓與私慾——論鍾文音90年代以降的城市書寫〉（台南：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1年）。

許閔淳，〈變易之外——論張愛玲《雷峰塔》、《易經》、《小團圓》中的「母女」關係〉（台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8年）。

陳盈宏，〈鍾文音母女書寫之研究〉（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碩士論文，2012年）。

陳紫華，〈鍾文音作品中自我追尋與重構研究〉（台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4年）。

黃恩慈，〈女子有行——論施叔青、鍾文音女遊書寫中的旅行結構〉（台南：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碩士論文，2007年）。

廖瑋琳，〈漂泊與釘根：論鍾文音的旅行與家族書寫〉（嘉義：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5年）。

劉曉恬，〈當代台灣女性作家鍾文音、郝譽翔的成長記事——以阿德勒個體心理學分析文本中自療過程〉（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9年）。

三、電子媒體：

王寶兒，〈《別送》獲金典獎年度大獎 鍾文音：獎項獻母親〉，（來源：<https://tw.news.yahoo.com/別送-獲金典獎年度大獎-鍾文音-獎項獻母親-082519610.html>，2023年6月11日）。

未標作者，佛光山·佛學文庫·佛光大辭典，〈名相：自調自度〉，（來源：https://www.fgs.org.tw/fgs_book/fgs_drser.aspx，2023年10月30日）。

未標作者，佛光山·佛學文庫·佛光大辭典，〈名相：愛染〉，（來源：https://www.fgs.org.tw/fgs_book/fgs_drser.aspx，2023年10月30日）。

未標作者，佛光山·佛學文庫·佛光大辭典，〈名相：靈光〉，（來源：https://www.fgs.org.tw/fgs_book/fgs_drser.aspx，2023年10月30日）。

未標作者，華藏淨宗弘化網·淨土大經科註，〈第一五七集〉，（來源：<https://edu.hwadzan.com/djplay/1/13/323923>，2023年10月30日）。

未標作者，華藏淨宗弘化網·無量壽經選講，悟道法師主講，「2020年11月19日講演稿」，（來源：<https://edu.hwadzan.com/play/WD02/13/1/338062/tw%202023>，2023年10月30日）。

漢文大藏經，〈阿難七夢經〉，（來源：https://tripitaka.cbeta.org/ko/T14n0494_001，2023年10月30日）。

劉曉頤，〈鍾文音：為了慈悲，寧可犧牲藝術性〉，（來源：<https://ljmnews.org/archives/918>，2023年6月14日）。

蔣亞妮，〈如果文學，不是終極之路——鍾文音〉，（來源：<https://www.unitas.me/archives/24631>，2023年6月14日）。

蔣亞妮，〈2021 台灣文學獎金典獎得獎評語〉，（來源：<https://www.openbook.org.tw/article/p-65170>，2023年6月11日）。

鍾文音，〈心開蔓荼羅（三）：愛別離苦〉，（來源：http://chungwenyin.blogspot.com/2012/02/blog-post_19.html#more，2023年6月19日）。

鍾文音，〈命中注定遇見佛〉，（來源：<https://www.merit-times.com/NewsPage.aspx?unid=840855>，2023年6月14日）。

鍾文音，〈尋找上師之路〉，（來源：<https://www.merit-times.com/NewsPage.aspx?unid=27311>，2023年6月14日）。

鍾文音，鍾文音臉書，「2023年3月28日《訣離記》相關貼文」，（來源：<https://www.facebook.com/photo/?fbid=10210400729850622&set=a.2191519003554>，2023年6月11日）。